



学到老

◎晓祥

上个月刚买的一副眼镜，一条腿上的螺丝掉了，我就去买眼镜的那家店里配了一个。过了不到两星期，又掉了。我来了火气，想找眼镜店理论一番：就这种质量，如何对得起门上“质量信得过单位”的匾牌呢？

接待我的是一名姑娘，同住一个小区。她一边检查眼镜，一边细心倾听我的唠叨叙述。我把话都说明了，她轻声地问我是不是用一只手戴和摘眼镜？

“是的。”我心想这有什么可问的，全是废话。不过，看那姑娘和气，服务也算周到，我的火气也就平息了下来。

她一边细心地在工具盒里找着配件，一边仍是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您应该两只手戴眼镜，摘下时也应该这么做。”说者无心，但我却心中一震。她又说：“您总是习惯用右手戴眼镜，于是右边这只螺丝就容易松动。”可不是吗，两次掉螺丝的都是右边这条腿。“再说了，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，您这样的年龄，也应该多用左手。两只手协调使用，有利于健康，也能防止眼镜腿螺丝松动。”

听到这，我再想到自己刚刚说的那些带火气的话，真是有点无地自容，急忙向人家道歉。姑娘把修好的眼镜平放在柜台上，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平整了才递给我。顺便说了一句：“没关系。”但这次不是平平淡淡说的，而是朝我笑了笑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头脑中一直闪现这美好的笑容。

我的眼镜坏了，虽然只是缺少了一枚极小的螺丝，但又让我这个老年人更深刻地重温了一个道理：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且局限性相当大；在任何年纪都得客观、理性地看待事物，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及做法，切不可故步自封。

我得感谢这名轻声细语说话的姑娘，她不但介绍了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好办法给我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。

不染发

◎唐颖中

理完发，理发师傅问我：“染发吗？”我答：“不染，这样挺好的！”

我年过六旬，没染过发，一任白发自然长，感觉这样正匹配岁月赠予我的容颜、人生季节的更替。

白发犹如一张至老的旅程票，你要也得要，你不要也得要，索性欣然接受，携着它优雅启程，不必在意人生已立秋。

白发是黑发写下的诗篇。谁的年少没有为追逐梦想而激情飞扬，谁的中年没有为理想成真而奋进打拼？我时常在整理缕缕白发时，自个儿读懂这白发诗行。

白发变黑不难，难的是心态。我不染发，学一学苏东坡面对白发的心境——“雪领霜髯不自惊，更将翦彩发春荣。”虽不能像他一般出尘脱俗，我也还算得上自在逍遥。



老姐妹

◎子穆

第一次挣钱，为母亲买了手表

◎杜翔翔

转眼母亲远离我们已13年了，可我对母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。母亲对我的爱太多太多，我无以回报，但唯有一件往事，至今让我感到很欣慰。

1971年春，我在南通城里待业，借住在叔叔家位于西大街糖烟酒公司北面的一间低矮平房里。此前几年，父母已下放到通州二爻公社。

一天，我经过西大街戴老伯的街面店（戴老伯系叔叔的老丈人，无工作，常年贩卖水果为生），见一戴红袖套的居民小组长，大声对戴老伯讲：“你家困难子女多，现在市罐头食品厂要出口大蒜罐头，分给困难户居民剥大蒜，五分钱一斤，你可要保质保量定时交货。做外国人的生意不能大意呀！”小组长走后，戴老伯抬头见到我，便低声诉说：“翔翔你听听，我年纪大了，卖水果还忙不过来，进货还没人帮忙，眼神又不

好，怎么看得见剥大蒜？哎！”我小步上前，轻声说：“戴家爹爹，你不要发愁，任务领下来我来剥。”

就这样，我陆陆续续起早带晚剥大蒜，持续了近半年时间，直至市罐头厂外销订单结束。前后一共剥了七八百斤大蒜，手上的皮都磨脱了几层。待戴老伯将发到的加工费交给我的时候，我再三推托。戴老伯最后从中拿出钱买了两斤好茶食送给了小组长，其余的硬塞给了我。这是我通过辛勤的劳动挣来的“第一桶金”（三十几元人民币）。

自从父母下放以来，我一直想帮他们做点什么。这次手上有了几个钱能帮什么忙呢？考虑了几天，想不出头绪。这天下午，我路过人民中路专业商店，看见告示牌上通知：已到如下商品……请顾客相互转告。其中明明白白写着：上海牌钟山表。我顿时眼前一亮，母亲在下放前让我陪她去过市南大街旧

货门市部，在那里母亲将两块手表卖了。她告诉我，一来就要下乡当农民用不上，二来大可补贴家用。可下放以后没多久，母亲就被调到二爻公社上班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没有手表很方便。所以，我决定为母亲买块手表。

在那个计划供应时代，买钟山表除了要支出30元外，还需手表专用券一张，凭票供应。听售货员这么一说，我可难住了。向售货员打听到票是哪些部门发放后，我想到了一位认识的伯伯应该能弄到票。我硬着头皮冒昧地来到伯伯家，他问清情况后安慰我：“伢儿呀，就凭你这份孝心，我一定帮你弄一张票；你放心，我知道有人分到票正好不想买，我去要，不会因为你占别人的指标。”

几天后，我顺利地买到一块上海牌钟山表，高兴地摸了又摸，想象着母亲戴上儿子买的的手表时的笑容，心里涌上一股热流。

昨夜星辰依然闪耀

◎毛松南

丈母娘走得一点都不匆忙，仿佛早就计划好了这样完成与我丈人的20年之约。

年轻时，我文静、内向、瘦弱，但在丈母娘心里却是满脸“书生气”、满眼“纯净水”。

连襟老陈和我同岁，那时已在农场工作，“国营”标签也很亮眼，为人诚实，做事实在。农忙时，老陈总会抽空到丈人家做重体力活。

老陈一早就赤脚走在田埂上，高瘦的身子特别显眼，肩上的担子有节奏地颤动，疾步如风，而那脆刮刮、嫩生生的号子更惹得埭上大姑娘、小媳妇掩嘴窃笑。我刚支好自行车脚撑，丈母娘赶忙从鸡窝里掏出几枚热乎乎的鸡蛋，不一刻便煮熟端到我面前，催着我“快点吃，不要留”。我知道，这是丈母娘对我的特殊照顾，并不是所谓等价交换要我对她女儿好点。我怎能“贪心”独吞，总会留下一半给连襟，丈母娘趁我不注意，捣碎一个拨到我碗里。

丈母娘80岁时，就已认不得任何人，阿尔茨海默病让她失去生活质量。后又因为股骨断裂没能恢复，她从最早的如婴儿般蹒跚走路到以轮椅为伴，后来则卧床不起。从碎语唠叨总觉往事蹉跎，到后来语言含混继而沉默不语……家人们

多年如一日，如对待幼儿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。后来，我们照顾不动了，把她送到本地最好的托老院，费用很高，但五个子女及其家属也从无怨言，分工合作，经常探视。而她那颤抖的嘴唇、时睁时闭的眼睛、努力展现的表情，似乎已经很享受、很满足，甚至用颤抖的食指和中指提示我们：不要绕着她转，顾好家庭、管好自己就行。

在她生命最后的20多天里，我们日日相伴。女士们给她剪指甲、头发，帮她擦身、湿嘴唇；男士们则握紧她的干瘦如“鸡爪”的老手，一遍遍试图唤醒她的记忆，祈求让她再过个十年八载。我观察着她的神情动态、揣摩她的心理，随时准备作出反应。她对我最好，我也尽了我的力，更把她爱永远铭记于心。

鲐背之年的丈母娘终究还是走了，但是，“爱是永恒的星辰，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……昨夜星辰今夜星辰，依然闪烁”。